

口述

月是故乡明

情牵故土

□ 刘超卓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古往今来，多少思乡诗篇被广为传唱。毫无疑问，每个人心中那个永远难忘的地方就是故乡。

我老家是阳谷县城东南十八里的一个小村子——刘堂村，位于寿张、李台、高庙王三镇交界处，北靠冀王村，南临刘庄村，西接魏老楼村，东连孙庙村，聚落呈长方形。金堤河在村南不远处静静流过。

据传，明初洪武年间，刘姓始祖从山西洪洞迁此建村，并建祠堂一座，故称村名为“刘堂”。村南沃野，现存刘姓始祖刘全及其子的墓冢。

村内居民以刘姓为主，因其子孙后代在此开枝散叶，逐渐成为黄河之北刘姓发源地之一。我的天祖——高祖之父，“太”字辈，讳明，为始祖第十三代孙；天祖以下，辈分按“天继兆登超，子盛复茂昌”次序。我属“超”字辈，父亲取名“卓”，乃始祖迁居山东阳谷后的第十八代孙。

听父亲讲，我的曾祖父出身贫寒，在兄弟中排行第四，曾给地主家做工。后来，他被过继给一个没有子嗣的叔伯，因此，曾祖父没有得到任何家业，只有一块宅基地，传承给他之前还被卖掉了一部分。曾祖父完全靠自己打拼成家立业，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事了。我的曾祖母关氏，来自李台镇关门口村，我依稀记得她拄着拐杖在家看家时的慈祥模样。她去世后，我们家还多次接她的妹妹来小住。可惜的是曾祖父、曾祖母没有一张照片留存下来。

我的祖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新中国成立前后，一直在村里参加集体劳作，闲暇时，他用芦苇和白纸制作灯笼，是糊纸画灯笼的好手。我的祖母魏氏，来自三官庙村。他们都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只认得少许字。

父亲小时候就有上学的机会了。小学时，他有幸遇到他最敬爱的老师——赵化疾，先生此后几十年对他格外关心和挂念。1994年，我去县城考高中，也是在先生家住的。

后来，父亲考上了县一中的初中。县城离我们村有二十里路，父亲都是步行上学。曾祖父每次都会将父亲送出很远。二人一路上有说有笑，曾祖父会将自己各种各样的经历讲给父亲听，比如小时候怎样在地主家打

工，长大之后怎样参加集体劳动。后来父亲也把一些故事说给我，可惜如今我记忆中所剩无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的初中学习生活草草结束。在那个时代，农家孩子一般只有读书和参军两条出路。1969年，怀揣保家卫国的梦想，父亲参军入伍，他是曾祖父唯一的孙子，因此曾祖父万分不舍得，躲在小屋子里哭泣不已。父亲6年的从军生涯中，探亲机会不多，并且那时交通不发达、通信技术落后。曾祖父去世时，唯一的孙子没能在身旁，遗憾可想而知。

父亲1975年从部队复员后，当上民办教师，在村里的学校教书。1979年，我在老宅的西屋出生，当时，他正给学生讲授《卓越的科学家竺可桢》一文，故取第一个字给我做名，希望我长大后能成为一名服务农业的气象学家。教书6年后，他因病终止了教学。

我还有一个弟弟，生于1981年，极其憨厚实在，在村里口碑很好。

由于所处穷乡僻壤，耕地又少，我们家非常贫穷。我小时候家里经常吃玉米面窝头，只有过节的时候才舍得买肉，包顿饺子就算是过节了。

父母一直教育我们兄弟要懂得体谅父母的辛苦，要互相帮助、勤俭节约。那时候，因为我花钱拍了一张黑白照片，父亲还把我大骂了一顿。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正值麦收，因为身体生病，早晨找医生打一针，还要帮母亲收割一天麦子；第二天早晨又打一针，再割一天麦子；第三天，我就去参加乡镇的初中入学考试，侥幸被录取。

因为家境贫寒，加之父亲那一段时间信奉“读书无用论”，导致弟弟只念到小学四年级便终止了学业。弟弟一直陪伴母亲干活，支持我上学，直到成年。后来他跟乡村建筑队做工，不幸落水溺亡。我则通过各种途径维持学业。

我在阳谷一中读高三时，母亲在给父亲拿药的路上出了车祸，被从后面驶来的拖拉机撞得满头是血；之后不久，父亲得了偏瘫，再后来出现脑萎缩，直至后来完全失能。

父母命运多蹇，历经悲苦。我好似从故乡出发飘荡不停的蒲公英种子，一路在外负笈求学，高中、大学、硕士及博士研究生阶段，始终是“特困生”的身份，直到在他乡安身立命。

2000年，我在同济大学读大学时，带队在村里小学建立了“同济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基



2000年7月，同济大学山东聊城社会实践基地成立暨捐赠仪式在刘堂村新世纪完小举行。（作者供图）

地”。大学的同学们先后六次来这里义务支教，多次捐赠电脑、图书，多方开展募捐，并将募捐资金设为助学金，极大改善了村里小学的硬件设施，并开拓了孩子们的视野。

父母一直教育我和弟弟要以孝义为本，做人做事，都要诚实厚道，也给我们树立了勤劳、节俭、良善、谦卑的榜样。父辈艰苦奋斗、努力创业，在苦难中变得更加坚韧，自始至终怀揣希望，他们的无限慈爱是我们勇敢前行的力量。

饮水思源，我能走到今天，离不开无数人的关心和帮助。因此，我深深感恩故土乡亲对我的栽培、对我们家一直以来的帮助。

故乡是前辈人生的最后一站，对我来说，则是心中梦想开始的地方。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说，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对于已经在外扎根的游子来讲，故乡始终让我魂牵梦萦，也是我心中最熟悉的地方。多少次，故乡都在梦中轻轻呼唤着我，我便乘着记忆回到那片熟悉的土地。我知道，自己始终没有走远，也不会忘记为什么出发。

〔刘超卓，阳谷县寿张镇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副教授〕